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論衡

(二)

王充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論衡

卷七

道虛篇

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龍垂胡髯，下迎黃帝。黃帝上騎龍，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里。龍乃上去。餘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龍髯，龍髯拔，墮黃帝之弓。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，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。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。其弓曰烏號。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：黃帝封禪已仙去，羣臣朝其衣冠，因葬埋之。曰：此虛言也。實黃帝者，何等也？號乎？諡也。如諡，臣子所誄列也。誄，生時所行爲之諡。黃帝好道，遂以升天。臣子誄之，宜以仙升，不當以黃諡。諡法曰：靜民則法曰黃。黃者，安民之諡。非得道之稱也。百王之諡，文則曰文，武則曰武，文武不失實，所以勸操行也。如黃帝之時，實未有諡乎？名之爲黃帝，何世之人也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，黃帝之世號諡有無，雖疑未定。黃非升仙之稱明矣。龍不升天，黃帝騎之，乃明黃帝不升天也。龍起雲雨，因乘而行，雲散雨止，降復入淵。如實黃帝騎龍，隨溺於淵也。案黃帝葬於橋山，猶曰羣臣葬其衣冠。審騎龍而升天，衣不離形，如封禪已仙去，衣冠亦不宜遺。黃崇實仙不死而升天，臣子百姓所親見也。見其升天，知其不死必也。葬不死之衣冠，與實死者無以異。非臣子

實事之心。別生於死之意也。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。皆勞情苦思。憂念王事。然後功成事立。致治太平。太平則天下和安。乃升太山而封禪焉。夫修道求仙。與憂職勤事不同。心思道則忘事。憂事則害性。世稱堯若膳。舜若膳。心愁憂苦。形體羸癯。使黃帝致太平乎。則其形體宜如堯舜。堯舜不得道。黃帝升天。非其實也。使黃帝廢事修道。則心意調和。形體肥勁。是與堯舜異也。異則功不同矣。功不同。天下未太平而升封。又非實也。五帝三王。皆有聖德之優者。黃帝不在上焉。如聖人皆仙。仙者非獨黃帝。如聖人不仙。黃帝何爲獨仙。世見黃帝好方術。方術仙者之業。則謂帝仙矣。又見鼎湖之名。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。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。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。夫山名曰會稽。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。故曰會稽。夫禹至會稽。治水不巡狩。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。無會計之事。猶無鑄鼎垂胡髯之實也。里名勝母。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。邑名朝歌。可謂民朝起者歌乎。

儒書言淮南王學道。招會天下有道之人。傾一國之尊。下道術之士。是以道術之士。並會淮南。奇方異術。莫不爭出。王遂得道。舉家升天。畜產皆仙。犬吠於天上。雞鳴於雲中。此言仙藥有餘。犬雞食之。并隨王而升天也。好道學仙之人。皆謂之然。此虛言也。夫人物也。雖貴爲王侯。性不異於物。物無不死。人安能仙。鳥有毛羽能飛。不能升天。人無毛羽。何用飛升。使有毛羽。不過與鳥同。况其無有。升天如何。案能飛升之物。生有毛羽之兆。能馳走之物。生有蹄足之形。馳走不能飛升。飛升不能馳走。稟性受氣。形體殊別也。今人

稟馳走之性。故生無毛羽之兆。長大至老。終無奇怪。好道學仙。中生毛羽。終以飛升。使物性可變。金木水火可革更也。蝦蟆化為鶉。雀入水爲蜃蛤。稟自然之性。非學道所能爲也。好道之人。恐其或者等之類。故謂人能生毛羽。毛羽備具。能升天也。且夫物之生長。無卒成暴起。皆有浸漸。爲道學仙之人。能先生數寸之毛羽。從地自奮。升樓臺之陸。乃可謂升天。今無小升之兆。卒有大飛之驗。何方術之學。成無浸漸也。毛羽大效。難以觀實。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。物生也色青。其熟也色黃。人之少也髮黑。其老也髮白。黃爲物熟驗。白爲人老效。物黃人雖灌溉壅養。終不能青。髮白雖吞藥養性。終不能黑。黑青不可復還。老衰安可復却。黃之與白。猶肉腥炙之焦。魚鮮煮之熟也。焦不可復令腥。熟不可復令鮮。腥猶少壯。焦熟猶衰老也。天養物。能使物暢。至秋不得延之。至春吞藥養性。能令人無病。不能壽之爲仙。爲仙體輕氣彊。猶未能升天。令見輕彊之驗。亦無毛羽之效。何用升天。天之與地皆體也。地無下則天無上矣。天無上升之路。何如穿天之體。人力不能入。如天之門在西北。升天之人。宜從崑崙上。淮南之國在地東南。如審升天。宜舉家先從崑崙。乃得其階。如鼓翼邪飛。越西北之隅。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。今不言其從之崑崙。亦不言其身生羽翼。空言升天。竟虛非實也。案淮南王劉安。孝武皇帝之時也。父長以罪遷蜀。嚴道至雍道死。安嗣爲王。恨父徙死。懷反逆之心。招會術人。欲爲大事。伍被之屬。充滿殿堂。作道術之書。發怪奇之文。合景亂首。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。欲示神奇。若得道之狀。道終不成。效驗不立。乃與伍被謀爲反事。事覺自殺。或

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。世見其書深冥奇怪。又觀八公之傳。似若有效。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。失其實也。

儒書言。盧敖游乎北海。經乎太陰。入乎玄關。至於蒙穀之上。見一士焉。深目玄準。鴈頸而戴肩。浮上而殺下。軒軒然方迎風而舞。顧見盧敖。樊然下其臂。逡逃乎碑下。敖乃視之。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。一本作梨。盧敖仍與之語曰。吾子唯以敖爲倍俗。去羣離黨。窮觀於六合之外者。非敖而已。敖幼而游。至長不倫解。周行四極。唯北陰之未闕。今卒睹夫子於是。殆可與敖爲友乎。若士者悖然而笑曰。嘻。子中州之民也。不宜遠至此。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。四時之所行。陰陽之所生也。此其比夫不名之地。猶埃坼也。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。北息乎沉寢之鄉。西窮乎杳冥之黨。而東貫須臾之先。此其下無地上。無天。聽焉無聞。而視焉則營。此其外猶有狀。有狀之餘。壹舉而能千萬里。吾猶未能之在。今子游始至於此。乃語窮觀。豈不亦遠哉。然子處矣。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。吾不可久。若士者舉臂而縱身。遂入雲中。盧敖目仰而視之。不見乃止。喜心不息。悵若有喪。曰。吾比夫子也。猶黃鵠之與壤蟲也。終日行而不離咫尺。而自以爲遠。豈不悲哉。若盧敖者。唯龍無翼者。升則乘雲。盧敖言若士者有翼。言乃可信。今不言有翼。何以升雲。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。飲食與人殊之故也。龍食與蛇異。故其舉措與蛇不同。聞爲道者。服金玉之精。食紫芝之英。食精身輕。故能神仙。若士者食合蜋之肉。與庸民同食。無精輕之驗。安能縱體而升天。聞食氣者不食物。食

物者不食氣。若士者食物。如不食氣。則不能輕舉矣。或時盧敖學道求仙。游乎北海。離衆遠去。無得道之效。慙於鄉里。負於論議。自知以必然之事。見責於世。則作誇誕之語。云見一士。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。期數未至也。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。天下並聞。當時並見儒書。尙有言其得道仙去。雞犬升天者。况盧敖一人之身。獨行絕跡之地。空造幽冥之語乎。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。無以異也。曼都好道學仙。委家亡去。三年而返。家問其狀。曼都曰。去時不能自知。忽見若臥形。有仙人數人。將我上天。離月數里而止。見月上下幽冥。幽冥不知東西。居月之旁。其寒淒愴。口饑欲食。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。每飲一杯。數月不饑。不知去幾何年月。不知以何爲過。忽然若臥。復下至此。河東號之曰斥仙。實論者聞之。乃知不然。夫曼都能上天矣。何爲不仙。已三年矣。何故復還。夫人去民間。升皇天之上。精氣形體。有變於故者矣。萬物變化。無復還者。復育化爲蟬。羽翼旣成。不能復化爲復育。能升之物。皆有羽翼。升而復降。羽翼如故。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。言乃可信。身無羽翼。言虛妄也。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。或時聞曼都好道。默委家去。周章遠方。終無所得。力勸望極。默復歸家。慙愧無言。則言上天。其意欲言道可學得。審有仙人。已殆有過。故成而復斥。升而復降。

儒書言。齊王疾病。使人之宋迎文摯。文摯至。視王之疾。謂太子曰。王之疾必可已也。雖然。王之疾已。則必殺摯也。太子曰。何故。文摯對曰。非怒王疾不可治也。王怒則摯必死。太子頓首強請曰。苟已王之疾。臣與

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。必幸臣之母。願先生之勿患也。文摯曰。諾。請以死爲王。與太子期。將往不至者。三齊王固已怒矣。文摯至。不解屣登牀。履衣問王之疾。王怒而不與言。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。王叱而起。疾乃遂已。王大怒不悅。將生烹文摯。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。果以鼎生烹文摯。爨之三日三夜。顏色不變。文摯曰。誠欲殺我。則胡不覆之。以絕陰陽之氣。王使覆之。文摯乃死。夫文摯道人也。入水不濡。入火不焦。故在鼎三日三夜。顏色不變。此虛言也。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。顏色不變。爲一覆之故。絕氣而死。非得道之驗也。諸生息之物。氣絕則死。死之物。烹之輒爛。致生息之物。密器之中。覆蓋其口。漆塗其隙。中外氣隔。息不得洩。有頃死也。如置湯鑊之中。亦輒爛矣。何則。體同氣均。稟性於天。共一類也。文摯不息乎。與金石同入湯不爛。是也。令文摯息乎。烹之不死。非也。令文摯言。言則以聲。聲以呼吸。呼吸之動。因血氣之發。血氣之發。附於骨肉。骨肉之物。烹之輒死。今言烹之不死。一虛也。既能烹煮不死。此真人也。與金石同。金石雖覆蓋。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。今言文摯覆之則死。二虛也。置人寒水之中。無湯火之熱。鼻中口內不通於外。斯須之頃。氣絕而死矣。寒水沉人。尙不得生。况在沸湯之中。有猛火之烈乎。言其入湯不死。三虛也。人沒水中。口不見於外。言音不揚。烹文摯之時。身必沒於鼎中。沒則口不見。口不見則言不揚。文摯之言。四虛也。烹輒死之人。三日三夜。顏色不變。癡愚之人。尙知怪之。使齊王無知。太子羣臣宜見其奇。奇怪文摯。則請出。尊寵敬事。從之問道。今言三日三夜。無臣子請出之言。五虛也。此或時聞文摯實烹。烹而

輒死。世見文摯爲道人也。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。猶黃帝實死也。傳言升天。淮南坐反。書言度世。世好傳虛。故文摯之語。傳至於今。世無得道之效。而有有壽之人。世見長壽之人。學道爲仙。踰百不死。共謂之仙矣。何以明之。如武帝之時。有李少君。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。上尊重之。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。常自謂七十。而能使物却老。其游以方。徧諸侯。無妻。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。更饋遺之。常餘錢金衣食。人皆以爲不治產業。饒給。又不知其何許人。愈爭事之。少君資好方。善爲巧發奇中。嘗從武安侯飲。座中有年九十餘者。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。老人爲兒時。從父識其處。一座盡驚。少君見上。上有古銅器。問少君。少君曰。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。已而案其刻。果齊桓公器。一宮盡驚。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。久之。少君病死。今世所謂得道之人。李少君之類也。少君死於人中。人見其尸。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。如少君處山林之中。入絕跡之野。獨病死於巖石之間。尸爲虎狼狐狸之食。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。世學道之人。無少君之壽。年未至百。與衆俱死。愚夫無知之人。尙謂之尸解而去。其實不死。所謂尸解者。何等也。謂身死精神去乎。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。如謂身死精神去乎。是與死無異。人亦仙人也。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。諸學道死者。骨肉具在。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。夫蟬之去復育。龜之解甲。蛇之脫皮。鹿之墮角。殼皮之物。解殼皮持骨肉去。可謂尸解矣。今學道而死者。尸與復育相似。尙未可謂尸解。何則。案蟬之去復育。無以神於復育。况不相似復育。謂之尸解。蓋復虛妄。失其實矣。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。並時少君之死。臨尸者

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。如實不死，尸解而去。太史公宜紀其狀，不宜言死。其處座中年九十，老父爲兒時者，少君老壽之效也。或少君年十四五，老父爲兒，隨其王父。少君年二百歲而死，何爲不識？武帝去桓公鑄銅器，且非少君所及見也。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，或案其刻以告之者，故見而知之。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，多能名之，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？

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，姓金氏，字曼倩，變姓易名，游宦漢朝。俞樾云：洞冥記云：東方朔字曼倩，父張夷，朔生三日而田氏死，時景帝三年也。鄺母拾而養之，據此則朔又姓張也。蓋皆非實事，故傳聞各異。風俗通正失篇云：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，太白者金星也。此或姓金之說所本乎。外有仕宦之名，內乃度世之人。此又虛也。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，太史公所及見也。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，又名齊桓公所鑄鼎，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，然尙無得道之實，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。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，世人何見謂之得道？案武帝之時，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，索不死之藥，有道術之驗，故爲上所信。朔無入海之使，無奇怪之效也。如使有奇，不過少君之類，及文成五利之輩耳。况謂之有道，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。自匿所生之處，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。朔盛稱其年長，人見其面狀少，性又恬淡，不好仕宦，善達占卜射覆，爲怪奇之戲，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。

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，恬淡無欲，養精愛氣，夫人以精神爲壽命，精神不傷，則壽命長而不死。成事，老子行之踰百，度世爲真人矣。夫恬淡少欲，孰與鳥獸？鳥獸亦老而死，鳥獸含情欲，有與人相類者矣。

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。而春生秋死乎。夫草木無欲。壽不踰歲。人多情欲。壽至於百。此無情欲者反天。有情欲者壽也。夫如是。老子之術。以恬淡無欲。延壽度世者。復虛也。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。行恬淡之道。偶其性命。亦曰壽長。世見其命壽。又聞其恬淡。謂老子以術度世矣。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。謂王子喬之輩。以不食穀。與恆人殊。食故與恆人殊。壽踰百度世。遂爲仙人。此又虛也。夫人之生也。稟食飲之性。故形上有口齒。形下有孔竅。口齒以嚙食。孔竅以注瀉。順此性者。爲得天道。逆此性者。爲違所稟受。失本氣於天。何能得久壽。使子喬生無齒。口孔竅。是稟性與人殊。稟性與人殊。尚未可謂壽。况形體均同。而以所行者異。言其得度世。非性之實也。夫人之不食也。猶身之衣也。衣以溫膚。食以充腹。膚溫腹飽。精神明盛。如饑而不飽。寒而不溫。則有凍餓之害矣。凍餓之人。安能久壽。且人之生也。以食爲氣。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。拔草木之根。使之離土。則枯而蚤死。閉人之口。使之不食。則餓而不壽矣。

道家相誇曰。真人食氣。以氣而爲食。故傳曰。食氣者壽而不死。雖不穀飽。亦以氣盈。此又虛也。夫氣謂何氣也。如謂陰陽之氣。陰陽之氣。不能飽人人。或嚙氣。氣滿腹脹。不能饜飽。如謂百藥之氣。人或服藥。食一合脣。吞數十丸。藥力烈盛。胸中憤毒。不能飽人。食氣者必謂吹呬呼吸。吐故納新也。昔有彭祖嘗行之矣。不能久壽。病而死矣。

道家或以導氣養性。度世而不死。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。不動搖屈伸。則閉塞不通。不通積聚。則爲病而

死。此又虛也。夫人之形。猶草木之體也。草木在高山之巔。當疾風之衝。晝夜動搖者。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。鄣於疾風者乎。案草木之生。動搖者傷而不暢。人之導引。動搖形體者。何故壽而不死。夫血脈之藏於身也。猶江河之流地。江河之流。濁而不清。血脈之動。亦擾不安。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。安能得久生乎。道家或以服食藥物。輕身益氣。延年度世。此又虛也。夫服食藥物。輕身益氣。頗有其驗。若夫延年度世。世無其效。百藥愈病。病愈而氣復。氣復而身輕矣。凡人稟性。身本自輕。氣本自長。中於風濕。百病傷之。故身重氣劣也。服食良藥。身氣復故。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。稟受之時。本自有之矣。故夫服食藥物。除百病。令身輕氣長。復其本性。安能延年。至於度世。有血脈之類。無有不生。生無不死。以其生故。知其死也。天地不生。故不死。陰陽不生。故不死。死者生之效。生者死之驗也。夫有始者必有終。有終者必有始。唯無終始者。乃長生不死。人之生。其猶水也。水凝而爲冰。氣積而爲人。冰極一冬而釋。人竟百歲而死。人可令不死。冰可令不釋乎。諸學仙術。爲不死之方。其必不成。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。

語增篇

傳語曰。聖人憂世。深思事勤。愁擾精神。感動形體。故稱堯若腊。舜若腊。桀紂之君。垂腴尺餘。夫言聖人憂世。念人。身體羸惡。不能身體肥澤。可也。言堯舜若腊。與腊。桀紂垂腴尺餘。增之也。齊桓公云。寡人未得仲父。極難。既得仲父。甚易。桓公不及堯舜。仲父不及禹契。桓公猶易。堯舜反難乎。以桓公得管仲易。知堯舜

得禹契不難。夫易則少憂，少憂則不愁，不愁則身體不臞。舜承堯太平，堯舜襲德，功假荒服，堯尚有憂，舜安能無事？故經曰：上帝引逸，謂虞舜也。舜承安繼治，任賢使能，恭己無爲，而天下治。故孔子曰：巍巍乎！舜禹之有天下，而不與焉。夫不與，尙謂之臞。若臞如德劣承衰，若孔子栖栖，周流應聘，身不得容，道不得行，可骨立跛附，僵仆道路乎？紂爲長夜之飲，糟丘酒池，沉湎於酒，不舍晝夜，是必以病，病則不甘飲食，不甘飲食，則肥腴不得至尺。經曰：惟湛樂是從，時亦罔有克壽。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，困毒而死。紂雖未死，宜羸臞矣。然桀紂同行，則宜同病。言其腴垂過尺餘，非徒增之，又失其實矣。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，撫梁易柱，言其多力也。蜚廉惡來之徒，並幸受寵，言好伎力之主，致伎力之士也。或言武王伐紂，兵不血刃，夫以索鐵伸鉤之力，輔以蜚廉惡來之徒，與周軍相當，武王德雖盛，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，紂雖惡，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。雖爲武王所擒時，亦宜殺傷十百人。今言不血刃，非紂多力之效，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。案武王之符瑞，不過高祖。武王有白魚赤鳥之祐，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。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，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。武王之相望羊而已，高祖之相，龍顏隆準，項紫美鬚髯，身有七十二黑子。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，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。武王不聞有此，夫相多於望羊，瑞明於魚鳥，天下義兵並來會漢，助彊於諸侯。武王承紂，高祖襲秦，二世之惡，隆盛於紂，天下畔秦，宜多於殷。案高祖伐秦，還破項羽，戰場流血，暴尸萬數，失軍亡衆，幾死一再，然後得天下，用兵苦，誅亂劇，獨云周兵不血刃，非其實也。

言其易可也。言不血刃。增之也。案周取殷之時。太公陰謀之書。食小兒丹。教云亡殷。兵到牧野。晨舉脂燭。察武成之篇。牧野之戰。血流浮杵。赤地千里。由此言之。周之取殷。與漢秦一實也。而云取殷易。兵不血刃。美武王之德。增益其實也。凡天下之事。不可增損。考察前後。效驗自列。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。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。又稱武王伐之。兵不血刃。夫以索鐵伸鉤之力。當人。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。以不血刃之德。取人。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。以索鐵之力。不宜受服。以不血刃之德。不宜頓兵。今稱紂力則武王德。貶譽武王則紂力少。索鐵不血刃。不得兩立。殷周之稱。不得二全。不得二全。則必一非。孔子曰。紂之不善。不若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。天下之惡皆歸焉。孟子曰。吾於武成。取二三策耳。以至仁伐不仁。如何其血之浮杵也。若孔子言。殆沮浮杵。若孟子之言。近不血刃。浮杵過其實。不血刃亦失其正。一聖一賢。共論一紂。輕重殊稱。多少異實。紂之惡。不若王莽。紂殺比干。莽燒平帝。紂以嗣立。莽盜漢位。殺主隆於誅。臣嗣立順於盜位。士衆所畔。宜甚於紂。漢誅王莽。兵頓昆陽。死者萬餘。軍至漸臺。血流沒趾。而獨謂周取天下。兵不血刃。非其實也。

傳語曰。文王飲酒千鍾。孔子百觚。欲言聖人德盛。能以德將酒也。如一坐千鍾百觚。此酒徒。非聖人也。飲酒有法。胸腹小大。與人均等。飲酒用千鍾。用着宜盡百牛。百觚則宜用十羊。夫以千鍾百牛。百觚十羊言之。文王之身。如防風之君。孔子之體。如長狄之人。乃能堪之。案文王孔子之體。不能及防風長狄。以短小

之身。飲食衆多。是缺文王之廣。貶孔子之崇也。案酒誥之篇。朝夕曰祀茲酒。此言文王戒慎酒也。朝夕戒慎。則民化之。外出戒慎之教。內飲酒盡千鍾。導民率下。何以致化。承紂疾惡。何以自別。且千鍾之效。百觚之驗。何所用哉。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。則受福祚。不能厭飽。因饗射之用酒乎。饗射飲酒。自有禮法。如私燕賞。賜飲酒乎。則賞賜飲酒。宜與下齊。賜尊者之前。三觴而退。過於三觴。醉酗生亂。文王孔子。率禮之人也。賞賚左右。至於醉酗亂身。自用酒千鍾百觚。大之則爲桀紂。小之則爲酒徒。用何以立德成化。表名垂譽乎。世間德將毋醉之言。見聖人有多德之效。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。空益孔子以百觚矣。

傳語曰。紂沉湎於酒。以糟爲丘。以酒爲池。牛飲者三千人。爲長夜之飲。亡其甲子。夫紂雖嗜酒。亦欲以爲樂。令酒池在中庭乎。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。坐在深室之中。閉窗舉燭。故曰長夜。令坐於室乎。每當飲者起之中庭。乃復還坐。則是煩苦相踏藉。不能甚樂。令池在深室之中。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。俛飲池酒。仰食肴膳。倡樂在前。乃爲樂耳。如審臨池而坐。則前飲害於肴膳。倡樂之作。不得在前。夫飲食既不以禮。臨池牛飲。則其啖肴不復用杯。亦宜就魚肉而虎食。則知夫酒池牛飲。非其實也。

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。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。是爲醉樂淫戲。無節度也。夫肉當內於口。口之所食。宜潔不辱。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。何等潔者。如以醉而不計潔辱。則當其浴於酒中。而裸相逐於肉間。何爲不肯浴於酒中。以不言浴於酒。知不裸相逐於肉間。傳者之說。或言車行酒。騎行炙。百二十日爲一夜。夫言

用酒爲池。則言其車行酒。非也。言其懸肉爲林。卽言騎行炙。非也。或時紂沉湎覆酒。滂池於地。卽言以酒爲池。釀酒糟積聚。則言糟爲丘。縣肉以林。則言肉爲林。林中幽冥。人時走戲其中。則言保相逐。或時載酒用鹿車。則言車行酒。騎行炙。或時十數夜。則言其百二十。或時醉不知問日數。則言其亡甲子。周公封康叔。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。欲以戒之也。而不言糟丘酒池。懸肉爲林。長夜之飲。亡其甲子。聖人不言。殆非實也。

傳言曰。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。夫夏官百。殷二百。周三百。紂之所與相樂。非民必臣也。非小臣必大官。其數不能滿三千人。傳書家欲惡紂。故言三千人。增其實也。

傳語曰。周公執贊下白屋之士。謂候之也。夫三公鼎足之臣。王者之貞幹也。白屋之士。閭巷之微賤者也。三公傾鼎足之尊。執贊候白屋之士。非其實也。時或待士卑恭。不驕白屋。人則言其往候白屋。或時起白屋之士。以壁一本作圭迎禮之人。則言其執贊以候其家也。

傳語曰。堯舜之儉。茅茨不剪。采椽不斲。夫言茅茨采椽。可也。言不剪不斲。增之也。經曰。殯成五服。五服。五采服也。服五采之服。又茅茨采椽。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。服五采。畫日月星辰。茅茨采椽。非其實也。

傳語曰。秦始皇帝燔燒詩書。坑殺儒士。言燔燒詩書。滅去五經文書也。坑殺儒士者。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。燒其書。坑其人。詩書絕矣。言燒燔詩書。坑殺儒士。實也。言其欲滅詩書。故坑殺其人。非其誠。又增

之也。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。儒士七十人前爲壽。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。齊淳于越進諫。始皇不封子弟功臣。自爲狹輔。剋周青臣以爲面諛。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。李斯非淳于越曰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。以非當世。惑亂黔首。臣請勅吏官。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。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。悉詣守尉集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棄市。以古非今者族滅。吏見知弗舉與同罪。始皇許之。明年三十五年。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。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。諸生傳相告引者。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。皆坑之。燔詩書。起淳于越之諫。坑儒士。起自諸生爲妖言。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。傳增言坑殺儒士。欲絕詩書。又言盡坑之。此非其實而又增之。傳語曰。叮叮若荆軻之閭。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。後誅軻九族。其後悲恨不已。復夷軻之一里。一里皆滅。故曰叮叮。此言增之也。夫秦雖無道。無爲盡誅荆軻之里。始皇幸梁山之宮。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。恚出言非之。其後左右以告李斯。李斯立損車騎。始皇知左右洩其言。莫知爲誰。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。其後墜星下東郡。至地爲石。民或刻其石曰。始皇帝死地分。皇帝聞之。令御史逐問莫服。盡取石旁人誅之。夫誅從行於梁山宮。及誅石旁人。欲得洩言刻石者。不能審知。故盡誅之。荆軻之閭。何罪於秦而盡誅之。如刺秦王在閭中。不知爲誰。盡誅之可也。荆軻已死。刺者有人。一里之民。何爲坐之。始皇二十年。燕使荆軻刺秦王。秦王覺之。體解軻以徇。不言盡誅其閭。彼或時誅軻九族。九族衆多。同里而處。誅其九族。一里且盡。好增事者。則言叮叮也。